



桐原紀年 六

庚子

共十五

リ 6
4082
6



伊爾
號4082
卷5-6

紀年錄卷之六



庚子四月十三日隨駕詣永祜園○十七姜文臣
殿講考官○十八日以試官八侍○十九日迎勅慕
華館○二十一日回厨院事上劄引咎

前一日司饗院監膳提調以葦魚進上之不善舉
行草記請推當該郎廳批旨有此等事都提調
未及董飭之教余不敢晏然上劄引咎曰伏以
臣即伏見厨院草記批旨竊不勝萬萬惶悚之
至近來進上物種漸不如古本院以監膳衙門申
飭之政宜嚴而不宜寬况魚所監提即是本院即

葦魚進上
不善舉行草記
有未安批引
咎劄



官其所警責尤當自別於他人而伊日請推草記
擬律太輕臣亦訝之欲為徃復則八啓已久矣監
膳提調之草記每緣時急即席書呈在外提調初
無輪示之規故雖未及周旋而臣既董察一院其
不能句檢之罪臣竊為首且使臣平日率厲之方
苟盡其道則凡所舉行豈至若是之泛忽乎伏乞
亟降臣威罰以為不職者之戒當該即廳拿問嚴
處恐不可已也臣於監膳事又有所駭歎者監膳
提調待漏詣闕開門後即為捧入乃是不易之常
例而日前臣以考官赴闕時見闕門已開而供上

尚未捧入恠而問之則提調未及八來以致差脫
云且聞今日監膳亦曰諸提調之互相推諉日高
後始為捧入云供上事體何等嚴重而慢不愓念
乃至於此此又臣不善董飭之一端臣方俟勸之
不暇而前後不早仕進之諸提調亦不可不並施
問備之典以警日後也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
卿息該郎事諸提調事卿之所請是矣依施又如
劄中所引極甚過當卿其安心勿辭為仍 傳曰
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領府事假注書姜彙鈺來
宣○二十八日司僕寺草記觀此濟州牧使金永

濟州狀啓馬
政之弊回啓

綬狀啓則首列牧馬剩縮之數繼論山屯驅點之
弊而馬之闕者徵其代場之廣者狹其築馬監著
有能否則明示其勸懲牧官久易怠忽則減定其
瓜期又如山馬之間年驅點代徵之限歲增減例
下米之變通充給等各項事件並令太僕稟旨指
揮亦為白有卧乎所牧子輩奸偽日滋點烙時漫
漶成習詳加查括準式徵立固是不可已之舉而
若其報剩則猶不滿三雌一息之數何也大抵耽
羅馬政之不如古久矣以言乎素總則次第減縮
除却今年貢獻雄馬只餘數百以言乎種落則漸

益孱劣雖使另飭分養軍馬不成皂樣如欲說弊
此其大者而今乃區區於隨時數額之出入循例
查點之得失此可謂舍本而趨末其所以矯揉者
未見其真箇矯揉是白如乎昨年馬籍尚未到付
今歲貢馬非久上來第觀其孳息之多寡體樣之
好否更當有別般申飭之道是白乎旂調散民丁
驅點山馬宗為一道之巨弊築墻之論自古有之
而前後牧使無一人行之者豈有智慮有所不及
而然耶誠以山馬之異於場馬者以其上下山坂
隨意放逸皮膚之堅硬氣性之騰揚種落自別品

格不同故也。今若截其山腰築以石牆，塲圓則局而小之間，架則隔而限之，使本來桀驁之性，猝然萃於狹隘之地，則抑恐燥鬱自斃之慮。反有甚於跌足見失之患。而畢竟成就，亦不過尋常塲馬而已。自古名種之過絕，寧不慨惜乎？既費許多民力，已築各處石牆，則到今雖不得更請撤毀，第念耽羅守臣之不待覆奏先行後啓者，即指目下不可緩之民事而言也。至如牧塲石築，乃是四百年不行之事，有何一時著急而不為登聞，稟者不為往復本寺，擅自動民，率爾完役，然後始乃枚報形。

止揆以事體，万万寒心。濟州牧使金永綬，從重推考，以警日後。未知何如。是白乎，旆馬監之善於牧養者，間差鎮防之窠，反是則嚴刑降定，固是勸懲之一端。而此在其牧使舉而措之如何，有何定式之可論。是白乎，旆牧官之久任責成，法意有在，則今為土班之輪差，請減流來之定限。此與啓中所謂視同姑息，終難責效之言，一何相反。是白乎，喻事係變更，不可遽議置之何如。是白乎，旆已成之石築，既不可還撤，驅點之更定間年代徵之稍廢前規，例下不足米之從便添補等事，不害為節目。

軍馬取種事
四啓

間洞狹之政並依此施行事分付何如務依 允
觀此刑曹判書具善復上疏則備畫軍馬孱弱之
弊仍請封進中許封堆馬與北市取種馬限數百
匹牧養於江華牧場而 批旨有令本寺劃一覆
養之 命教是白乎所各牧馬種近甚駑下雖使
加意牧養宗無以備戰具而壯軍容將臣所論誠
甚切當為先以此意各別申飭於諸牧場嗣後則
必以體大步健者另擇上送俾無如前苟充之弊
為白乎祿素稱沁都多產良馬者以其場圍廣濶
水草豐足宜於飼牧甲於一國也設牧後至今數

百年之間牧場次第減縮或歸諸本府或屬之喬
洞或設鎮堡或許民耕即今所餘不過數三彈丸
之島而一島所容亦不過四五十馬羣而已不復
產良職由於此是白如乎雖欲如將臣之言更為
添放是白良置場地未拓之前姑難輕議竝不喻
雌馬之不許越海法意有在今若開路於封進則
私馬混出或不無生弊之慮今姑置之何如啓依
允

五月初一日常參入侍○初三日承 命獻議
傳曰帖製出韻必須文任為之自是古例今適無

文任無文衡無前文衡而銓曹又無行公堂上試
官不得檢擬之故勢將愆時不行不但有傷國體
而已事屬無稽不可無起義之例大抵無於例而
合於例亦足為例一番定式之後不特用於帖製
科次之時藉令節製科次又如此等苟簡之時固
無不用此例如欲參古酌今則抑有一二事例之
旁照者奎章閣提學雖非掌試之任而所叨之人
非曾任文衡即曾任文任也藝文提學猶以掌詞
命之職習行掌試之事况又凡卿宰尚擬帖製試
官豈不愈於是乎或以此有參差之論則大臣中

帖製無文任時
奎章考試議

已經文衡者有之命招或遣史官出韻未為不可
而此或太涉重難亦非恒有之舉也至若政院之
權行該曹事擬八試官似是一道帖試與殿試差
殊單望與三望有異則恐有輕事面之嫌既係更
張之舉所宜詢議而行以此遣史官問議于時原
任大臣著為定式俾無如今番窒碍之事也兼春
秋鄭必忠來宣臣獻議曰今以帖製科次伏承問
議之命而臣伏讀 聖教所以義起於無稽之
例推行於試士之時者允合通變之宜蓋館閣自
是一體差除初非別人通融掌試如兩館提學之

互相推移實甚便當臣宜有他見伏惟 上裁
答曰知道帖製試官已命依議推行於節日製事
首揆既請博問處之他大臣或有未及獻議者可
否間待明朝更議于未獻議大臣處

初七日 奏 考徽宮大祥問安○十一日 奏 皇壇
聖拜禮

十二日持平朴天行疏曰伏以臣猥以無似濫荷
洪造出八臺省殆及周歲消埃報蔑尸素譏積猶
且隨逐隊行墉填寔塗早晚顛沛固所自料果於
向來葦地之待罪也以徐某停啓事重被諫臣之

論斥慚惶感伏恭俟重勅特適之恩忽下常格之
外館職之命又降旬日之內而祈免之章見阻唯
院違通之罰止於例勘前後恩適莫非私意之曲
循臣滿心惶慄感淚被面竊自以為從今以往屏
伏舍恩粗守微諒不復為進身榮塗之計矣不自
意栢府除命又下於千萬夢想之外臣未知 殿
下何所取於如臣不肖而誤辱恩命至於此哉臣
聞命震越誠莫知措躬之所也噫臣雖至愚豈不
知啓體之至重停論之當審而至若李普行之啓
論徐某則決知其非出於公正之憤故臣果斷然

以為不可不停而停之若其徐某之有罪無罪有
不可許者而彼諫臣乃以乍啓旋停處義顛倒聲
罪至深斥之以壞損臺體斷之以何諛巽軟夫臺
啓之既連復停從古何限而必以臣所停之啓謂
之兩截者抑何意也苟如諫臣之言則凡臺啓一
連之後更無可停之日耶似此言議臣不欲強下
而諫臣既以何諛勸臣之罪噫名為臺官受此題
目則其謬敗身名羞辱朝廷更無餘地臺端一步
便作鉄限見職去就非所可論苟使臣貪戀恩寵
放倒廉防醜然為復廟周行之許則是真不識世

間有羞恥事者臣雖無狀豈忍為此哉且臣於近
日洪國榮事尤有所萬萬慚慙慙者臣於昨秋
國榮之謝事也適忝言地安謂其人既有扶社稷
係 聖躬之功而便是明義錄主人倉卒許休揆
以國體終涉顛倒故臣於疏末略陳慨惜之意矣
豈料其以國榮之地處恩造反懷專擅之陰圖敢
沮國家之大許負 殿下而忘 殿下 一至此哉
區區一語雖出於無隱之忱而到今大案昭揭聲
討方張之日顧臣當日之言其安錯狂矣胡亂至
矣雖荷日月之明俯燭其無他誅罰不加甄錄如

卜相
拜左相

舊而在臣自靖之義尤焉敢晏然自如揚揚復冒
於言議之地哉此又臣難進之一端天牌之下承
膺無路隨詣闕外拜章陳懇伏乞 聖明天地父
母俯賜諒察至削臣職名仍治臣妄言之罪以謝
人言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荅曰省疏具悉爾其
勿辭從速察職

十五日復拜左議政

倫忘記領右相命招卜相賓廳卜相封八金致仁
李澂徐命善鄭弘淳徐命膺是日故左議政徐命
善承文都提調徐命善

十六日遣史官別諭教旨

傳曰重卜于卿堂曰無意今則鼎席已俱倫世道
之丕廢朝象之永靖將自今伊始如使卿等有秉
精變理之心則捨此時何以時不再矣不可失卿
等又何憚而不為乎時之義誠大矣哉卿其念之
念之况卿所叨之任尤有甚焉者承佐元輔接
贊端揆一乃心志共貞我邦家此可謂盡卿職分
而從以勿規規於牽補之際勿汲汲於叢脞之末
董飭羣工濟勵庶務推之以忠恕之道益之以匡
弼之義又以此為一副當規度則何有乎治不做

附奏

俗不正也哉昨以此說略及於兩相臣復將餘意
教勉于卿卿復念予求治之至意速出視事焉假
注書姜彙鈺來宣假注書姜彙鈺書啟臣敬奉
聖旨馳往傳諭于南音董陶坊苧屢洞契議政府
左議故徐命善處則以為臣於屏伏頌祝之中忽
伏承政府除旨既又史官臨宣 聖諭開誨諄切
責勉倫至臣孽讀未半涕汗交逆噫臣家之蒙被
恩造與天無極而曾不能絲毫裨補徒以自作之
孽屢貽重寃之憂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撫躬慙痛
從今以往唯願優遊散班歌詠 聖澤永謝權要

之任少谷曲保之眷不意未及半年職名依舊
恩寵肩越事面苟簡堂堂 聖朝何患無彌綸之
賢而必以渾穢之蹤復廁債敗之地者未敢知
聖簡之何所取而然也臣若內懷貪戀外托嚴畏
拊桑廉防唯以趨走為恭則是上孤 聖上保惜
之恩言下負前日歛退之初心而畢竟顛沛可立
而待臣之一身尚未能康濟又何望其董飭羣工
淬勵庶務以副委寄之 聖意者哉聞 命以來
秉情抑塞至切之懇無以悉暴從當更入文字以
冀 天地父母之終始憫察焉云矣 傳曰知道

辭疏

十八日上疏辭職

疏曰伏以臣一沐 恩波再蕙枯菱歌詠 聖德
五朝于茲席幾歛跡權要避人睚眦以畢餘生於
陶甄之中矣忽不自意伏承復拜議政之 命噫
此乃臣綏取顛沛之地也夫驚置之免不由中達
釋弋之鴈不遵乎陸物理人事固無差殊臣於此
任其反顧怵惕奚啻充鴈之置弋而曾未幾何依
舊貪戀竟不免於再取狼狽而後已則人必目之
為以身徇欲之鄙夫而不復憫其門戶之傾覆矣
雖然此猶臣一己之禍福也臣於春初伏奉別諭

敷示保惜之意俾遠顛危之機十行 恩言曠絕
千古夫以慈母之於赤子飢飽寒煖唯恐其不適
於體而或過節度遂致疾病者蔽於愛也若 殿
下之於臣既生成之又爵祿之又節之以度如此嗚
呼赤子之所未得於慈母者臣願得之於 殿下
耶臣以是一誦於前席少暴其銘鏤感戴之忱而
闔門相對亦未嘗不聚首掩抑以為古之聖王一
言而使人忘死者誠有以也乃 聖心之愛欲其
生若是之惻怛而臣反弁髦斯義有進無退不思
仰體全保之 隆恩則縱 殿下隨處寬假天地

鬼神其終曲賞之乎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正
臣今日之謂也且 殿下之授臣此任匪以榮其
身或冀有補於國事之萬一也方當 聖志奮勵
化理清明世道之丕變朝象之永靖尤不宜失此
機會苟使臣才猷謀畫有足以協贊左右裨益絲
毫者以臣之受恩罔極何敢為較量成敗圖占便
宜之計而奈臣本自憤劣近益衰朽尋常應副尚
患其十錯八九今於風霜屢驚之餘雖欲收聚精
神承佐下風亦未如之何矣然則其所究竟不過
促忘疾之來貽身家之灾而已是又何賴於公私

而以 聖上曲庇之德意亦豈忍其匍匐入井而
莫之恤乎日昨史官之回草草數語未及悉暴棄
懇今始瀝血搆章冒瀆 崇聽伏乞 聖慈哀之
憐之亟收臣新授職名使得以終始涵育於 上
天覆燾之澤不勝涕泣攢祝 卷曰省疏具悉卿
懇日前敦諭罄予悃幅今又為批于卿更安有他
說如欲復申前說得無近於行文之歸耶君臣之
間責在誠實卿既無必辭之端則出而視事毫無
傷於行藏之義卿之數日以來以啓以疏續聲祈
免者未知卿之何所據也使卿等為朝廷許須念

再疏

救焚拯溺之責可也豈忍坐視其焦滅淪亡乎至
於春初卸解不過俾卿暫避鋒穎到今執而為引
可謂太過當卿其勿復控辭即起造朝與領右揆
共理國事焉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左
議故魚春秋金匡國來宣

二十二日再疏辭職

疏曰伏以臣漉血額天攢手俟命忱誠未格
批旨愈隆若以臣之苦口祈免出於可已而不已臣
始焉感泣終焉抑塞實不知何以為計也噫臣於
自來官職初未嘗膠守微諒進止久速一聽上

天之指導者豈專為貪德爵祿而然哉以臣之一
身臣非敢自有也至於今日所叨以言乎任重則
曾所濫竽也以言乎才踈則曾所強策也以言乎
畫瘁之義則舊恩未答新澤又需欲報之願
增一倍之衷情也而乃反連章屢牘必辭前日之
所不敢辭者此其可已而不已乎夫公義私分有
時乎互相輕重故人臣之事君也固不以私害公
亦不以公忘私嗚呼臣家所遭有非尋常情勢之
比滿盈所召幾陷于尋之坑而覆燹偏厚幸蒙
再造之恩則只合寬形匿跡不復望於當世而

猶且憑藉 寵靈揚揚彈冠曰吾所以黽勉蓋亦
先公而後私也行路之人亦必罵臣之假真售偽
托公濟私臣將何辭而自解乎且臣於 聖教中
救焚拯溺之責抑有所仰對者臣竊觀近日之氣
象規模一何其苟且因循也夫以 聖明赫臨於
上朝著肅清於下回委靡而為振作之方奮叢勝
而責平明之治即在一轉移之間則政宜搭閣利
害協心戮力以贊一初維新之化而奈人心狃安
習尚已痼臨事而每思歛避當官而先占便宜曾
無有挺身向前以自效其國耳忘家之誠者臣嘗

愛宋臣韓琦之言曰為臣者當盡心事君死生以
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而遂撤不為
哉此可為今日廷臣之所當戒矣願今元輔端揆
以宿德雅望同寅共貞而猶未能力挽頽波丕變
流俗臣於此時猥叨重寄威聖既無以服人德量
亦無以鎮物而不克審量冒昧就列畢竟自歸於
衆恬羣嬉之科小則招伴食尸位之譏大則為孤
恩負國之人而其於救極之責尚安有絲毫之對
揚乎臣聞 命以來日夜憂恐思所以仰答 聖
眷而左計右度自知甚明與其入而後量徒取狼

猥母辱務積誠意冀回 天聽荐瀆 崇嚴夫豈
臣心之所安哉伏乞 聖慈曲加諒察特垂 臣議
政新除俾得以西樞散啣自殫其筋力奔走之誠
千萬顙祝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一章再章
控免不已殆若不獲請則不知止者然予誠莫曉
雅執之何居也未諗卿於中書一步視同自劃之
科耶苟有是也恐非所以作範百僚之意也卿之
地處何如也倚毗何如也故宜陳力就列夷險向
前矯衆恬衆嬉之俗念小變小益之義與今元輔
端揆同寅協心以贊化理之工而奈之何忽公議

循私情至此之甚乎重為卿慨也卿其勿復過
讓即起視事焉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
左議政假注書姜彙鈺來宣

遣史官別諭教旨

傳曰朝於䟽批罄子肝膈之蘊謂卿即日造朝整
衣以俟已竟夕矣始問傳諭史官卿無出肅之意
云卿之所執於是乎過中萬萬胡不亟回前見出
而視事以此意更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造朝與
否知入魚春秋洪光一來宣魚春秋洪光一書啓
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部薰陶坊苧厘洞

附奏

契議政府左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冒犯瀆撓
之罪恭俟準許之 音批旨益隆責勉愈擊繼又特
遣史官俯詢去就寵光所及感淚被面臣以情以
義苟有毫分可強之勢則 恩批再降 敷諭荐
下之後豈敢一味逡巡有若飭辭例讓之為哉誠
以祈免之忱終不能自抑必欲務積誠意冀回
天心寧被傲慢之誅實無轉動之望虛辱 聖眷
一至於此伏地惶恐無所容措倉卒承 命未及
悉暴棄惘謹當於數日內更入辭本以聽處分云
矣敢啓 卷日知道未知卿所秉之義何在予則

百爾思量莫曉其故實不勝為卿慨然予之過許
竊恐自此而處義似甚乖宜事固愈益未安如予
知卿者尚猶云然况予不知卿心者當曰如何予
責卿以世道而卿若不知聞焉予又勉卿以賢治
而卿若不知省焉一日二日以此挨過向日批旨
中牽補叢性之嘆不幸近之矣是豈平者所望於
卿也噫君臣之間貴相無隱卿萬一有必難進之
端必可去之義則何不明言其某事某事之為然
剖示意中之去就耶夜漏已分而急於招徠復申
肝膈至此卿須諒予至意待明朝造朝聽我面諭

事爾其更為傳諭期於偕來假注書姜彙鈺來宣
假注書姜彙鈺書啓臣敬奉 聖旨更為傳諭于
左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誠未格天辭不達意
史官總回 恩赦若降十行絲綸丁寧開導仍
命偕來俾聽面諭臣於是乎惶慄震薄如窮人無
所歸臣雖無狀平日所自勉者惟有不擇夷險生
死向前而已從前官職何嘗以賤臣去就屢煩
聖念如今日之為者哉公私之互有輕重臣於辭
疏略有所仰慕者 聖誨愈勤而臣心轉益迫隘
聖眷彌隆而臣情轉益罔措臣誠左右視而不知

所以為計也至於責世道之 教尤是臣不敢冒
進之一端跡才朽質已試蔑效之狀 淵鑑俯燭
自知甚明今若違 命是悞姑且強其不能畢竟
至於狼狽而後已則願其獲罪 聖朝反不如一
時通慢之猶有可恕臣之前疏所論蓋亦商量已
熟而然也臣既以更入辭本之意仰陳於書啓中
茲不敢以草草數語畢攄底蘊謹當滙封章以
冀 上天之垂憐云矣臣既承偕來之 命姑為
仍留之意敢啓

二十三日遣承旨別諭

傳曰書終之曰辭遜愈擊虛徐之歎曷有容已上
下相持凡今幾日誠信之不孚可謂昏有失矣卿
之前後官職初不飾讓云爾則獨於今番重卜宰
守固拒一反誰者規模者必有所以予之禮卿不
及誰者而然歎朝廷之待卿又不及誰者而然歎
無是二者則卿胡乃不讓於前而讓於後乎予誠
左右顧而茫昧也茲遣近密之臣更布未罄之蘊
卿須即日造朝私濟國事予方側席以俟也右副
承旨吳大蓋來宣

三疏辭職

三疏

疏曰伏以臣猥將私懇再瀆 崇聽翹首 雲天
顯俟 俞音及奉 批旨又復靳許荐降別諭促
令造朝夫以我 聖上之憫履 臣體諒 臣猶未悉
燭 臣窮蹙之情則此殆 臣辭語拙訥之致也 臣請
更申前後 疏意而益之以未及之蘊以盡孚格之
道焉噫 臣家之遭罹危辱今且幾月矣私心之恐
懼尚未盡釋一世之猜怒尚未盡熄雖以西樞散
卿 黽勉於周月之間當之者舉足踟躇見之者蒿
目愴悅則在 臣處義政宜杜門斂跡以待時月之
稍久而公議之遂平也審矣今乃任他笑罵若已

固有當謹愈肆而頓忘宿昔之憂患當退愈進而
益托人情之拂鬱畢竟衆誅羣憾四面而緝起臣
縱不能為 殿下靖時象豈忍以一身之故重誤
殿下之國事也此臣初疏之餘意而私意之不可
出者然也臣於 聖批中忽公義循私情之 教
竊不勝其惶汗之淚背嗚呼臣安敢為此哉夫人
臣之感結主知者必曰義則君臣恩則父子此猶
設譬之語也若臣之家微 殿下再造之 澤不
得至有今日其為父子之恩孰切焉然則子之於父
可以自私其身而厭服勤之勞哉使臣之識量氣

力誠有近似於扶顛救時之用雖未能丕變風俗
以副期勉之 聖意豈不欲殫心竭慮以效奔走
之微誠而臣之長短本末 聖鑑在上有何感望
可以殫歷百僚有何才德可以厭服人心而當此
委靡頹墮之日自任以挽回振作之責人孰肯從
臣之言而亦豈不笑臣之愚乎臣之前所慨嘆者
非敢恕己之昏而責人之明其苦心血忱竊自附
於古人箝空之憂而已也此又臣再疏之餘意而
才器之不可堪者然也抑臣於二者之外別有可
違之端臣家向來事究其本則滿盈之所召也徒

此息補之道惟在於夙夜戰兢力避隆威以少贖
其過福之灾而臣之所切卽臣外從兄力辭獲適
之代也今以中表之親互據三公之任兄出弟入
榮寵赫然藉令公格無碍故例有稽以臣今日情
地其怵然而恐恤焉而憂者當復如何而臣豈敢
自外於 聖朝不思所以自處之道乎此又臣兩
疏未及之蘊而今復卒言之者也臣厚受昊天之
德未效塵刹之報應 主一念寤寐如丹尚敢有
自占便宜不體 隆眷之計而目下難冒之義如
右所陳反覆揣量實無以仰承 明命虛辱 聖

恩徒添臣罪伏乞 殿下諒臣情之非假飾察臣言
之非虛謾特達臣所辭職名俾唐隅一仲公私兩
幸不勝懇禱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別論才宣辭
章踵至似出交違而然相幅剖示無餘更無可以
為說於卿者以將疏中所道二段事略復賢難可
乎卿疏若曰縱不能請時象宜忍以一身之故重
誤國事此則予固無清平之治而謂起之誹憾足
自鎮歷胡至於使卿狼狽也若曰自任以挽回振
作之責孰肯從之亦豈不笑之此則卿在三事之
列凡於公卿百執事奮勵者獎之頽墮者警之俾

附奏

各先公後私則一日二日漸就至愛人當從之
不暇何暇為事於笑卿耶至又紙末引義奈之何
捨常格拊古例說此不當說之嫺無幾近於強覓
之嘆即當為卿不取也此批擬與教旨同傳草草
止此冀卿之並須諒悉也卿須隨承宣造朝以聽
我而論仍傳曰此批卷使借來承旨與教諭同
為傳諭于左議政期於借入右副承旨吳大益來
宣右副承旨吳大益書啟 臣敬奉 聖批傳諭于
左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三上辭本一違為期
不意近侍先辱 責教備至 批旨踵下 誨諭

議 玉樞祭儀狀

諄復 臣於是乎怵迫 嚴命不敢為固守初心之
計而若其去就之顛倒即當將不免貽羞播紳撫
躬慙赧無地自容見今日勢向夕賤疾適苦謹當
畧費調治待朝趨承而近侍相守一時為問借來
之 命即為收還千萬伏望云矣 臣既承借來之
命姑為仍留之意敢啟 答曰知道大臣明當造
朝爾則先為入來 先是左承旨徐有防奏曰南
郊先農祭既享神農氏內局玉樞祭亦享神農氏
均是神農氏祭則祝式祭物宜無輕重之可分而
先農祭祝式有押而載於中祀玉樞祭祝式無押

而便同小祀至於樂舞之用於先農而不用於玉
樞者皆涉斑駁而以祭物論之先農則用羔玉樞
則用羊者尤似廷庭由前而言先農為重而玉樞
為輕由後而言玉樞為重而先農為輕實未知其
或輕或重之所以然而且聞玉樞祭設行之日香
祝祭物并同他祀獨享官差擬不徑該曹而一委
醫官典祀陪進不任寺官而私自領去此諸蠹祭
反有遜焉者誠萬萬未安其在重祀享尊體貌之
道恐不可因循襲謬宜有一番厘正之舉而事係
典禮博詢廣議而處之似好矣 上命下該曹遣

禮官問議稟處是日禮部來問賤臣以臣方祈免
本職不敢循例獻議為對

二十四日謝 恩後承 命入侍

傳曰領右相與左相同為登對事遣史官傳諭魚
春秋鄭必忠來宣 傳曰大臣入侍魚春秋鄭必
忠來宣

二十五日隨駕詣 永禧殿彰義宮藏譜閣 二十

九日次對八侍

六月初五日朝講次對八侍

朝講八侍領事徐命善知事蔡濟恭特進官金鍾

朝講

秀俞彥鎬大司憲鄭一祥大司諫李養鼎承旨李
邦榮王堂姜忱尹尚東假注書洪光一魚春秋鄭
必忠李健以次進伏講大學平天下章儒臣陳文
義訖徐命善曰平天下一章以用人理財分為四
大節而今日所講殷之未喪師以上以好惡為用
人之本而為第一節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以慎德
為理財之本而為第二節夫以天下之大萬機之
眾而平治之要不越乎用人理財而已用人理財
之要又不越乎好惡慎德而已則人主一心固天
下萬事之本根朱子之以絜矩為心者此也伏願

藥提刑官許
通

備堂還差

傳政草記移
擬銓官請推

於此深留 聖意益懋誠正之學以立治平之本
焉 上曰好矣當體念矣講畢行次對左議政徐
命善曰藥院提調例不得兼帶刑獄之官知義禁
俞彥鎬令姑許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前兵曹判書金莘鎮令既叙用還差備堂仍察有
司之任嶺南勾管堂上亦為還差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口傳政例不得啓請而頃日口傳
政原州判官以他道守令移擬故心竊訝之追聞
草記啓請云無前之政例隨時創出有闕後弊不
可以事過而置之既非越品除拜則雖不必仰請

未經四品陞
擬三品勿施

科場犯禁人

充軍事

朝士入教典

幼學參榜

免役

勿施而伊時政官推考更勿襲謬之意申飭銓曹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昨日昨政公山判官
李德鉉移拜長城府使矣續典有曰準職承傳者
若在五六品則先拜四品後除拜準職銓曹之徑
擬三品有違法意當該銓官推考長城府使僅勿
施李德鉉則聞是善治其適可惜仍任前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禮曹判書金煜曰科場犯禁罪人水
軍充定後初試入格則許令免役事取考本曹謄錄
則 肅廟朝丁丑四月故相臣申琬以禮判賓對
入侍時以科場犯禁者幼學則永永停舉水軍充

定生進朝士則邊遠充軍勿揀赦典曾有定式矣
今若以幼學之水軍充定者許令赴舉參榜免役
則朝士生進之勿揀赦典似為不均之意仰稟則
下詢造臣後以勿揀赦典一款除去為 教矣以
此論之水軍充定者之參榜免役雖有流來之定
式而第無法典之見載者不可不一番 稟定後
舉行而凡係科場事既屬臣曹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罪闕科場一也而
當初定式時生進朝士則以邊遠充軍勿揀赦典
磨鍊幼學則以降定水軍永勿赴舉磨鍊者制法

之意然有區別故續大典亦以此載錄而中間廢
通時生進朝士則只許入赦典而不許赴舉者蓋
以邊遠充軍同於竄配無可論於赴舉也幼學則
只許赴舉而不許入赦典者亦以降定水軍異於
竄配不當入於赦典也至於近來法意浸訛生進
朝士或充水軍幼學水軍亦入赦典此是法官不
善舉行之致而殊非當初區別定式之本意也今
若厘正其因襲之謬則不必別為創制只令申明
舊典生進朝士充軍於邊遠而許入赦典該曹覆
啓時隨其罪之輕重而或仍或放幼學降定於水

軍而許令赴舉使之入格初試免役自新而凡於
赦典勿為舉論則庶可以矯今之弊而遵古之法
矣雖以尹永義言之既是生進則當為邊遠充軍
而今為水軍此亦繫謬之一端此事在未及定奪
之前或不無參酌之道矣右議政李徽之曰臣之
賊見亦與左相之議別無異同更何仰達 上曰
依大臣言為之其中尹永義既占初試又係令前
免役可也尹曹判書蔡濟恭曰近來以科場事充軍
者間多有情理絕痛而以其為生進朝士之故許
入赦典假令今月充軍來月遇赦亦可以入之乎

苟如是實非懲惡之意臣意則充軍三年之內雖
遇赦勿為舉論必待滿三年然後或有赦令則始
許入於放未放啓聞中似為得宜矣 上曰卿等
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徒年雖有年限遇赦即放故
皆入於放未放啓聞中况充軍之本無年限乎如
有情理絕痛或到配未久不可遽放者則雖入於
啓聞中自該曹覆奏時置之仍秩可也恐不必初
出無於法之法矣李徽之曰當初朝士生進之邊
遠充軍者勿揀赦典蓋嚴治科場間得罪之類而
其後許入赦典正典幼學降定水軍者許令赴

舉以開自新之路其意同也今若限年則與幼學
充定水軍者法意參差如有情理絕痛不可遽入
赦典者該曹覆攷置之可也而恐不宜初出無前
之法矣 上曰然則置之可也李徽之曰臣德經
閣職故敢此仰達矣輔國之不得兼提學自是古
例載在備考頃因重臣之援例疏辭既蒙許施而
內閣與兩館似無異同以其新勅之故未有一定
之規今以直提學事言之資憲之不得兼帶作為
定例則此亦不可不一番厘正而事係官制下詢
處之何如 上曰銓官之意何如吏曹判書金鍾

輔國不得兼
提學

秀曰本閣新初於文獻備考刊領之後則本閣提
學之於兩館提學只可旁照而已非有銓法之可以
援據者臣見帶閣職事係僚負違仍當否有不敢臆
對指陳矣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勿論
館閣提學則一也兩館提學輔國既不得兼帶則
今於閣直似不宜異同矣 上曰此亦事係定式
令該曹之臣旁照式例以為稟處之地可也○是
日 傳曰藏譜閣影頓移奉日字合行儀節恭酌
道教及前例推擇磨鍊後就議大臣明日晝講與
大臣同為登對以奏

請退親政

劄

兵判受命

俸數日

初六日承 命入侍 初十日行備局坐起 十四
日次對入侍 十八日 惠慶宮誕日問安 上劄
請退 親政之期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 親臨大政期在明日矣兵曹判書
李衍祥初當銓任受 命數日之內其不能倉卒
舉行事勢固難明知其如此而使莫重都政終不
免窘迫則其在國體豈不苟簡臣等之意以為差
退數日俾開其周旋之路恐合事宜茲敢聯進短
劄以俟 處分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迨

次對

一經講復舊議

中以此事發端而未知銓曹事之如何擬欲問諸
卿等卿等之請通及此條如此則實合事宜令銓
曹差退數日為之可也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
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二十四日次對入侍 承 命獻議

先是正言鄭益祚疏論科制有一經講復舊之請
備局以博詢裁處覆奏矣至是 傳曰因正言鄭
益祚疏回啓有各陳所見之命令該曹時原任大
臣及館閣臣本曹堂上處收議以聞臣 獻議曰今
以講規之申明舊制伏承各陳可否之 命臣於

釋褐之初以儒臣入侍 先朝適自言端敷奏賤
見際曰科講之設欲諸生之讀書也而士習淪薄
只謄口舌初無熟讀玩味之效且埋頭講後不暇
做工者多近世明經生雖盡誦七書未有解作書
牘者况只誦一經乎此法稍久其流之弊必至於
塙屋無文而後已臣前既以此仰陳於 先朝則
今在俯詢之下復豈有他見也仍竊伏念我 聖
上御極之年溲敷綸音旁搜歷代取人之規廣採
先儒聲弊之論所以遵法於古而不悖於今者曲
盡通變之宜允合矯揉之策如欲一新科制則固

可舉此而措之不然而只於節目之間略加推移
以求隨時善俗之方臣恐徒滋紛更之患而未見
實效之應也第臣膚淺之識何足以仰備 顧問惟
聖明博訪而裁擇焉

七月初五日次對入侍○初八日隨 駕詣彰義宮

○十一日行備局坐起○十三日因時敏堂失火問
安後八侍承 候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領府事
鄭弘淳右議政李徵之為承 候來侍矣 傳曰
八侍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時敏堂失火
問安

因禁吏攔入
太廟事引咎
劄

十四日次對入侍○十六日自刑吏攔入 太廟事
上劄引咎

是日因刑曹禁吏之攔入 太廟自本署草記曰
伏聞望祭前日刑曹禁吏混入於進排各司下隸
出入之時稱以犯禁擬去司畜署待令屠漢於
廟門之內云極為驚駭查問該曹則果如所聞矣
太廟事體何等嚴重而况值清齋之時禁吏之無
所顧忌肆然突入事未前有大闕後弊此不可尋
常處之當該禁吏及隨從使令令攸司從重科罪
出禁堂上難免不能禁飭之失罷職廟司祭監初

不嚴束致使清嚴之地有此不禁之事守門部將
未能申嚴門禁不察雜人之攔入其在懲勵之道
亦不可無飭伊日 廟司官負及祭班監察入直
部將一並拿處何如 傳曰允此前所未有之事
果使朝家敬謹之誠無或少忽則掌法之地宜有
此駭舉悚然之外不勝慚歎其時堂上不可罷職
而止為先拿問定罪攔入吏隸嚴刑一次捧供以
聞皆令當日舉行仍即上劄自引曰伏以秋曹禁
吏之冒入 太廟丹門之內此實前所未聞臣不
勝駭駭先以草記仰請諸官之罪臣亦擬將引咎

於 批下之後即伏承 聖批至有悚然慚歎之
教臣於是尤不任萬萬惶感之至臣既待罪提舉
平日董飭之政苟能隨處淬勵則為 廟司者豈
容一毫放心致有此不謹之事為監門者亦豈敢
慢不申禁乃有此攔入之舉乎若論不職之辜臣
實為首而郵罰不加於臣身 聖教至勤於反躬
揆以國體寧有是哉茲陳短劄敢效自劾之義伏
乞 聖明亟命攸司重勘臣罪以重事而以安微
忱千萬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凡在銓銓尚
解廟議之深嚴况掌法之吏乎若此不已將至攔

八闕門而後已此亦紀綱所係綱紀不張獨非自
咎處乎不可以微事而忽之至於卿所控引得非
過當朝日晉接有命安心勿辭造朝焉仔 傳曰
此批答違史官傳諭于宗廟都提調 傳曰以今
番事觀之 廟內多不敬謹可知宣不悚然不特
出禁一事凡係不如法不遵式者從後隨問見嚴
勸各別察飭若無上劄董飭何以知都相之修舉
固已感歎 廟官齋官之怠忽者亦即摘發論罪
無復如今日之弊事都提調知悉 傳曰大臣明
日八侍事違史官傳諭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十七日承 命八侍

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詰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
李徽之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沈
達漢來宣

十九日承 命八侍

傳曰明日望拜禮齋戎相值次對勢將頃稟繡衣
亦已還朝查啓啓下大臣有司堂上申後入侍稟
處司錄白師坤來宣承 命詣闕 傳曰大臣入
侍備局有司堂上御史同為入侍假注書沈達漢
來宣承 命八侍左議政徐命善日即伏見洪忠

湖西按數稟
處

道按覈御史全履禧書疏則其所查得極其詳備
牛贖追徵事三十邑所徵合為一千八百七十六
兩而或有再昨年犯屠而昨冬納贖者或有赴任
前犯禁而秋冬間徵贖者在任八朔中贖錢之輸
入營庫者盡為私用生日物件事昨年十月行會
於公山等十六邑及一驛使之輸送官酒列邑或
有只送酒壘者或有并肴饋之者一路傳笑殆若
童謠廣占田宅事到營門後所買田畝為七石十
三斗落并所搜驛田二十七斗落合為九石落禁
松斫運事樑柱材十六株板材七十立果是安眠

售松而其造家之餘材崔仁綱作板積置庄奴造
成般隻私役丁夫事鴻山等四邑分定之數合一
千六百名而別無給價之事富民膏壤暗以幕裨
事于先周不願賣者假之以裨將之名招致管下
採切請買至有涕泣之說則廉價勒買之怨勢所
必至所買田畝還退解怨利仁前察訪洪昌源之
恟於威喝搜給公田水使柳鎮說之不畏公法許
斫禁松之罪俱不可不嚴處藍浦縣監李尚顯凡
於擾民之政一皆承順惟令是從亦不可無罪云
而有竅奏之命矣保放罪人李秉鼎身為按道

之臣其貪污不法之罪放恣無嚴之狀箇箇綻露
於繡衣按察之時以此觀之則秉鼎當初吞吐於
嚴問之下者尤極痛惋既經詳查之後揆以國體
別無更為盤問之端令該府依本律處斷水使柳
鎮說所管安眠岳養松之政何等嚴重而不有法
意初既畏恟許斫木又錯報株數其在懲勵之道
不可不嚴勘藍浦縣監李尚顯鴻山縣監徐直修
庇仁縣監李家煨青陽縣監李命禡凡係役民之
事前後特赦申飭不啻諄復則雖有營闕何敢
任自調散至於千餘名之多乎後弊所闕亦宜嚴

處利仁前察訪洪昌源近來驛弊之凋殘實由於
位田之闕失身為郵官固當推尋之不暇而今反
不顧公法搜給私田論其罪狀合施當律並令該
府拿問定罪所搜驛番即為推出以還本驛富民
膏壤之勒買者御史既有還退之請一體許施何
如上日所犯諸罪中勿論大小皆是不法之罔赦若
使李秉鼎知有朝廷寧忍為是當此懲貪之日守
令贓污尚難容貸况按藩者之罪彰露至此乎所
請既如此不可靳持依為之其所覆奏條件並依
此為之可也徐命善曰朝臣推恩者無所施於所

推恩

後家則移贈於本生之親曾亦多例矣判尹李性源之所後父秩是正卿今無可贈依他例許令移贈於本生之親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一日奉皇壇望拜禮 二十六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左議政徐命善曰金吾方有奉行之事而知義禁徐有慶聞有情勢云今姑許違其代令該曹口傳備擬待下批牌抬察任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伏見慶尚道按察御史林濟遠書啓則以為南倉錢事留庫錢五千兩以婢貢給代條出給於松都人又出給同庫錢四千九百兩

嶺南按覈
稟處

於尚州人而傳有踏印傳令全與宅招以為居閑搜錢者前後四次合為一萬兩而五千兩以管各庫錢及耗條作錢受出南倉錢四千九百兩果以婢貢上納名色十二月受出於本倉三月備還于前監司所親京中富人李顯基處云尹彥澤招以為婢貢上納馱價當為五百九十四兩零故管門之推移搜錢一則為馱價除用之計一則為賣人料販之地云贖錢事三朔內刑配者合為一百五十六人而一例許贖計其贖錢則合為四千三百八十一兩其中已捧二千一百二十四兩六錢納

于工房庫並與前道臣適等條一百七兩同歸私
用未捧二千五十六兩四錢或以適等帖下于下
吏或稱公用劃給于各邑兩件事外戊戌舊還停
退時自倫局分排當捧數為十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五石而加數分排于各邑畢竟所捧十三萬七
千五百十八石各衙門穀則以四分一磨勘其餘
皆以營穀加捧耗條二千二百七十三石自歸於
管用戶房裨將元啓歲實主其事到任日取見刑
具以其體輕嚴飭改造訊杖則不得容於經穴棍
杖則比典則廣加六分厚加一分以此行用春等

人蔘進封時元啓歲密言於審藥韓聖輔曰營門
切密金宗孝非久當持人蔘而來必以此蔘封進
云矣果於正月封進前數日宗孝持來十五兩蔘
熊川等二十邑封進蔘十五兩果為黜退以宗孝
蔘紅標充納後二十邑蔘價二千十二兩宗孝處
搜錢出給令番查事之出元啓歲生自惧之心專
人馳書于各邑吏輩托以善辭彌縫又於贖錢事
減去元數皆以公用樣一依樂彬之供假作文書
送于刑吏使之現納私書五度及假作文書一併
現捉於行查之際為諱而有稟處之命矣時囚

罪人洪樂彬不念地處之自別不念國恩之罔在
其貪饕蔑法之狀若是狼藉揆以邦憲合施當律
而既有嚴問口招之命姑不敢稟處而元啓歲
金宗孝李顯基諸人以樂彬之私人或為禍裨或
為參商或為錢主其慝惡作奸承墜助虐之罪
不可不查問嚴絕令該府為先嚴囚捧供檢律下
光珪之低昂律文審藥韓聖輔之幻弄貢蔘厥罪
不輕亦關後弊並令本道道臣刑推遠配事分付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伏見慶尚道按察
御史林濟遠別單則恭谷府大中小棍杖上面不

為刻誌論以格式殊欠審察前府使趙慶進不可
以已適而不論陰竹縣小棍腹背平正殊無厚薄
之別名雖小棍無異大棍該縣監李采不能檢飭
之失在所難免為詳而有覆奏之命矣前以棍
制之有違典則特教申飭不啻嚴截則兩邑之終
始不遵有此視裝之事今番若不重勘何以懲後
而勵他恭谷前府使趙慶進陰竹縣監李采並拿
問定罪何如 上曰依為之疲如恭谷孩如陰竹
不有朝禁恣意犯法則外此各色大且股處果皆
一一遵守金石無或違越乎况兩守令一則已違

一則無勢繡衣之獨執此二色得無愧於不撓不屈之意乎然未知何色之漏網則亦不可臆斯往勅之故御史守令姑不論罪而惟此典則之書刊布未幾監司犯法守令又犯法今日紀綱可謂末如之何又况不當用棍之色有此現數雖誣之使容所用而大中小棍并皆造置尤是法外之事以此以彼監司兵使若能時時摘奸隨視懲治豈有是弊第令本司更加嚴飭可也

宗廟修改後承 命入侍○三十日次對入侍

八月初二日因持平柳協基避孀上劄引咎

因柳協基避孀上劄引咎

劄曰伏以臣伏見前持平柳協基避辭以臣竄對一言作為引避之義其曰大臣曰否者有若臣防過大臣勿令叢啓也其曰惟當堅執已見者有若臺臣見瞞於臣不得自由也末又以自歸巽軟慚悔不已何其言之疑惑至此也伊日洪樂彬處分傳教雖已書下未及頒布而臺臣乃於傳啓之際遽出洪樂彬三字臣信口而發曰 傳教姑未頒布矣此不過臣之自語願何嘗曰不當叢啓云爾乎臺臣如欲堅執已見則雖使臣顯言其不當叢啓亦不可以是願瞻况臣之所自語初非與臺

臣酬酌者乎臺臣既自發而自止今忽歸咎於臣
一避不足至於再避如此也後方可謂不失臺體
耶誠未可知也然臣不慎樞機上下唇舌莫非自
取何必尤人茲將短劄敢暴建訟之義伏乞聖降
威罰以為妄言者之戒千萬幸甚 答曰省劄具
悉卿忌他人有說可付一笑即當在彼何有於卿
卿其安心勿辯焉仍 傳曰此批答違史官傳諭
于左議政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差 親臨到記儒生製述讀券官 初三日以試官
八侍

取李秉喆等二人

初五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 上曰今日登對備堂其數甚少無可
還差之人乎領議政金尚喆曰今則別無可還差
者矣 上曰頃日還差者誰某左議政徐命善曰
金魯鎮徐浩修而領相則拳浩修臣則拳魯鎮此
亦事涉如何矣 上曰昨日直赴者果稱實才耶
徐命善曰人皆稱其實才而未知誰氏之族矣
上曰其先或有可知者耶徐命善曰似聞故亞尹
李緄昌之侄而武弁晦昌之子云矣

初九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金尚誥曰今番失火誠非尋常之事臣等深憂實無不到矣上曰今番則是偶然而重建事若在可已則豈不中撤耶特以既始之後或近若暴殄天物故姑不得中止以十六日定禮則今月內似當收殺矣左議政徐命善曰今月內了當則恐難而立柱等節似優優矣上曰姜忱事誠可閔矣昨日問啓似沒實故又使添書以納矣徐命善曰其不去姓字及修譜問諸般事若在逆獄後則亦係不可置之事矣金尚誥曰柱

翼事如是現裁則朝廷之上似有公議矣徐命善曰俄與右相語及逆獄前後之當有區別則右揆之意亦豈不可一番查問矣上曰右相之意果何如右議政李徽之曰左相所奏誠然矣徐命善曰右相地處與他有異故其所處心亦與他自別而至於此等事豈無驚駭之心乎上曰右相則專為己已義理向有劄舉此則予亦嘉之矣李徽之曰臣若早知柱翼之罪如此則初豈有疏舉乎徐命善曰事變以後若作譜例則決不可置而不論查問其渠作與否則好矣上曰然矣金尚

詰曰格浦之不可等棄多有前人之論今此道臣
所請非曰無稽而別將之陞為僉使未必能增重
於關防若其設始之際徒貽難便之弊今之陞降
安知又不如前之銷刻乎臣等之意以為姑不可
輕議何以為之乎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徐命善
曰耗費難辦之財力設置無用之關防是謂不急
之務臣意亦以為置之宜矣 上曰依為之

初十日承 命八侍

初九日 傳曰大臣明日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假
注書沈達漢來宣是日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詰

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八侍兼春秋張顯慶來宣承 命八侍以洪
柱翼事畧陳憂憤之忱仍奏曰洪柱翼之叵測情
節狼藉難掩而族譜現露之後則身為執法之臣
固當嚴辭請討之不暇而大司諫沈念祖不為發
啓只陳所懷不但大損臺體况其遣辭踈畧終欠
慷慨憂憤之意雖緣倉卒登送未及周旋之致揆
以事體不可無懲前大司諫沈念祖罷職何如
上曰依為之

十一日承 命八侍

請寢洪柱翼
酌處劄

傳曰時原任大臣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兼春秋張
顯慶來宣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
善領府事鄭弘淳右議政李徽之依 下教來待
矣 傳曰入侍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十二日上劄請寢罪人洪柱翼酌處之 命

領議政金尚喆領敦寧李徽左議政徐命善領府
事鄭弘淳右議政李徽之聯名劄曰伏以罪人洪柱
翼之負犯可勝誅哉渠家譜錄中亘萬古所無之
劇賊不但職名爵號之狼藉載錄無少顧忌雖其
所謂刻籤之中不曰斃而曰死顯有護惜不忍之跡

其心所在彰露無餘况渠所作之附記遣辭之陰
慘用意之叵測卽渠斷案而及其王府訊鞠之下
不惟不輸情吐實前後供辭之狠戾恣慢卽一賊
能之傳心口案在朝家討亂賊嚴懲討之道固當
嚴訊快正王法而伏聞有酌處之 傳教此雖出
於天地好生之大德若使此等凶頑之輩得保首
領則自此亂臣賊子將無所懲惧人心世道亦無
以鎮服喉院徵還之請三司求對之舉可見其沫
血之忠憤臣等職在三事終不容默坐茲敢聯陳
短劄伏乞 聖明亟加三思更為設鞠嚴問期於

結錢以米代捧
之論

得情有不可已也 答曰省創具悉卿等之懇宜
重惟輕實所裁酌於權度到今有難猝改前見又
若嗣後堤防之固不固在於執清議者扶植之如
何一柱翼之實辟無係餘醜之知惧矣仍 傳曰
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假注書沈達漢來
宣

十五日常卷八侍

常參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今年穡事已占大有
而但錢貴穀賤至於募軍輩不願受米云無論京
外錢道之孔艱可以推知外邑結錢以米代捧之

意分付八道何如 上曰卿等之意何如左議政
徐命善曰前則歲歉而捧錢出於為國今者年豐
而捧米出於為民從民願為之則民國俱便問于
各道道臣而處之似好矣 上曰以米代捧之際
如有浮費則還為無益矣未知如何徐命善曰如
有弊端則民豈有願從之理乎 上曰必須細加
商量可以無弊今年則仍舊貫似好而民若願從
則亦何必靳惜乎第問諸道道臣而勿以朝令以
卿等之意私問可也

承 命入侍

侍衛離次
提管罷職

傳曰大臣留待假注書沈達漢來宣 傳曰八侍
承 命入侍 上曰柱翼罪惡無一可惜而若至
置辟則終歸文字扶摘之科此亦豈不關於後弊
乎予之所料量者此也左議政徐命善曰今番處
分非不好矣而雖有南恭績已例既有三司之爭
孰則出場恐未易矣 上曰豈無了當之期乎
十六日差 親臨試射考官○十七日以試官入侍
是日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侍衛提管盡為離次
至於標信之下祇受無人事體所在誠極駭且實
鈞差倫外侍衛諸提管一並罷職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黃海水使赴任一時為急新除授
黃海水使田文顯使之當日辭朝何如 上曰依
為之

二十日承 命八侍

傳曰時任大臣八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沈達
漢來宣承 命八侍稟定 陵幸站所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二十九日承 命八侍

二十八日 傳曰明日大臣八侍司錄白師坤來
宣是日政院啓曰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
右議政李徽之依 下教來待矣 傳曰入侍假

上劄請罪
守宮承旨
入直騎堂

注書沈達漢來宣承 命八侍以陵幸節目之磨
鍊也

九月初二日隨 駕詣高陽宿所

是日 傳曰司僕奉行萬萬寒心莫重奉命有此
無前之事提調推考一提調係是大臣勿捧傳旨
初三日上劄請罪守宮承旨入直騎堂

領議政金尚誥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伏見 傳教下者守宮承旨入
直騎堂事誠萬萬驚駭矣門鑰出入何等嚴重而
稟請 慈旨新有受教則都城開門時只送符驗

者豈不大有乖於定式之法意乎况聞昨年啓下
之舉条貼在院壁而其所奉行若是妄錯事未前
有大闕後弊難以寬恕之 聖意只施謹罷之薄
勅而罪不當律恐無以懲勵他日臣等謂當該守
宮承旨入直騎堂並施削職之典有不可已也
卷曰省劄具悉卿等之忌標信與 慈旨所以憑
此開閉出入也當門符驗所以準其門名更數也
必須二者俱到且後方許開門矣特不易之金石
此例孰不知之而再昨夜無標信或 慈旨而徑
開城鑰者豈不驚駭此廷一開方來之弊有不可

因呂萬永疏
上劄引咎

勝言劄中所請事依施而又聞留門時往議守官
所留都西云爾則可知其預聞而守官大將之不
欲干涉固無恠也留都大臣之初無執難末不論
終殊違重法制嚴管鑰之意豈可慨也仍傳
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沈達
漢來宣

隨 駕詣永陵還詣坡州宿所○初四日還宮後閱
安○初六日次對八侍○初十日次對入侍○十三
日回持平呂萬永疏上劄引咎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伏見持平呂萬永疏本以大臣
之尚不庭討論片倫至臣等於此誠不勝瞿然之
至三司懲討之舉經閱年歲俞音尚新臣等之前
後造陳非不屢矣猶未能積誠齋願莫伸沐浴之
義今於咎責之來惟當頌引之不暇願何辭自解
也且於政府皂隸事竊有所萬萬悚感者政府即
董率衙門也諸司之違越法禁者不惟不能管飭
反有此府屬冒犯之事亦不能致察臣等之不事
事於是益著矣兢惶之極茲敢短劄自列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以謝臺議以重公法焉 答曰省

劄具悉卿等之息臺章云且不過汎說府屬事何
有乎卿等卿等安心勿辭為仍 傳曰此批答遣
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崔守忱來宣

二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首相既請重臣金鍾
秀申飭上來臣亦因此言端有可仰達者矣趙鎮
衡之論金鍾秀宣專為排軋鍾秀而出我若媚嫉
其人猜忌其位則今春以前豈無可論之時而忽
於近日左右迭起必欲擊去而後已者其心不難
知也蓋自重臣一劄之後一種失藪之徒每有逞

憾之意旁伺密布相機闖叢之計厥惟久矣方今
朝廷之上無他議論之歧貳則只當以國邊向背
規世道之隆替而今日斥一國邊人明日逐一國
邊人潛消暗鑠終使國勢孤弱者其為國家之深
憂遠慮當復如何諫長疏批中橫流頽波之 教
聖鑑明燭無餘臣實欽仰之不暇而鎮衡何足言
或有繼此而復售者必須痛加嚴斥使人人知義
理之不可泯隄防之不可壞且後席笑國勢永固
世道底定伏願深留 聖意為 上曰卿之所奏
實不勝激仰以此出舉彙騰示朝紙一以為正趨

雷異劄

向之道一以示明好惡之意可也

二十五日次對入侍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因雷

異上劄陳戒

領議政金尚誥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赴公之後始伏聞青臺有報噫
彼燁燁之光殷殷之聲又何為乎收藏之時也每
於秋冬之交必也如期而叢人心易狃恬以為常
且上天之示警豈無所由或者邊塵不警朝野多
暇其忽安不忘危之戒耶年穀屢登民困粗康其
忽若恫在己之念耶懲討之請臺議非不勤忌而乾

斯猶未廓揮而且耶疏滌之政 聖意非不藹蔚
而需澤猶未曠蕩而且耶側席之誠雖篤而人才
未能盡舉耶虛襟之量雖恢而言路未能廣開耶
苟究其故莫非屏下不善對揚之致如臣等無似
忝居輔相之列無一事敢為無一言建白隨逐恣
泛一味伴食有相如此安得不台灾而致異也造
退耿耿相率仰願伏乞 聖明先命責免改卜賢
德以答天譴以幸國事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
之息殷殷有聲殆若提誨天道玄遠雖不敢傳會
為說潛隱之中有甚闕失而且歎方切駭悚續見

雷異劄

來上之劄在予可謂頂門之針思欲反躬剋責仰謝天譴也蓋此災沴之來職由不穀何有乎卿等卿等安心勿辭和濟時艱仍傳曰此批卷遣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崔守忱來宣

十月初一日因雷異上劄陳戒

領議政金尚誥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名劄曰伏以夜中青臺之報乃在數日之內其聲雖微其機可畏或以微微之故聽之者不大驚動易致人心一味狃安所以高高仁愛之天一之再之諄諄不已必欲警告而止歟今我聖上惕然

戒懼不以夷夷殷殷而有所問焉責躬之教補過之論若是勤摯至有此減膳之舉凡在聽聞孰不激仰欽嘆多難興邦此論人君之閱歷也轉石為碁此言世道之挽回也夫以聖上閱歷之艱正當今日挽回之會苟能汲汲有為念念不懈澆漓之世道得以丕變孤危之國勢得以鞏固上以續祖宗積累之基下而貽萬世蕙翼之謨則此實否泰之驗而挽回之效也庶幾皇穹底豫一理相感朝見風雷之異夕有星雲之慶豈不休哉噫難得者時也易失者機也自古忠臣志士之期望

於明主責難於治朝者豈有他哉惟 聖上母以
臣等應文陳腐之言而忽之蓋加 留神焉噫贊
襄左右非輔相而何變理陰陽非輔相而何如臣等
才之不可堪試之無所當者顧何常一毫彷彿於
贊襄變理之責而徒竊虛位孤負隆亨常退未退
洎忽至此每當遇災之時徒循策免之例不誠不
忠罪孰甚焉言出腔血非為身謀伏乞 聖明亟
賜斥退以幸國事俾安私分焉 荅曰省劄具悉
卿等之忌非時之雷一猶可愕而再發於數日之
中又在於十月之交戰兢悸恐豈以其聲之喪殷

而或間也大抵天人之際曾不容髮惟災惟祥惟
人所召今日之警告由予一人何有乎贊襄之地
何有乎變理之任也曰若策免云云胡乃蹈常襲
故之至此耶茲於敷迫之音更將協輔二字責勵
於卿等惟望卿等之出而經邦格予一人此所以
幸國事謝天譴之道也卿等尚可勉之哉仍 傳
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崔守
忱來宣

初二日承 命八侍

初一日 傳曰明日朝講時任大臣八侍備邊司

即廳具饗未宣是日承 命八侍

初四日差 宗廟冬享大祭終獻官○初六日隨
駕詣 太廟○初九日行訓局習陣

是日訓練都監習陣有都提調舉行之 命

十一日承 命八侍

傳曰領左相八侍事遣史官傳諭燕春秋洪光一
來宣承 命八侍冬至燕謝恩使以謝恩使改付
標冬至使更為差出事榻前定奪

十四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左議政徐命善曰三司合終事體何如

而諸儒臣既以校正之後方在禁中而不為登筵
以使上下蕃循例入參者極為未安其在飭勵之
道宜有警責之典矣 上曰事過後禁推可也

差專經武臣 殿講考官○十五日以試官八侍○

十六日日雷異陳戒

雷異劄
領議政金尚喆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節屆冬令日候太溫非時之雨固已
乖常而朝來殷殷數聲又有青臺之奏矣在收聲
之後一猶可愕其况至再至三又况此純陰之月
乎以 聖上對越之誠前此責勉之教非不申覆

勤息而上天警告之若是諄諄者此曷故焉噫古
人豈不云乎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宜若
可愛而以為易天休宜若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誠
以憂則惕心生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休或
轉而為怒雖以天休之可喜而尚不可玩况在天
怒之時其豈可玩而不憂也若臣等危治履明之
心以今言之無乃朝廷少事而 淵衷或有所暇
豫耶小大狃安而人心或有所怡嬉耶前後喉院
之終論思之劄宣無切中時病仰補袞闕者而雖
有體念之 故未見採納之效朝象之玩愒臺風

之委靡今日如昨日今月如去月則何望乎高穹
之乎格災沴之消弭乎漢之賈誼當文帝最盛之
時陳治安之策而有措火積薪之喻宋之蘓洵當
仁宗最盛之時獻審敵之策而有樊舡深淵之言
蓋其眷眷先事之慮不但當時之格言亦豈非今
日之龜鑑乎伏願 聖上奮發鼎盛之志氣使綱
紀日肅而舉措自正建立朝廷之規模使人才收
拾而世臣凝聚內而獎謇諤以張言路外而嚴廉
防以勵吏治則安知不為治化之助而修省之要
乎惟 殿下莫日言之冗腐而加之意焉噫臣等

之每每策免誠為蹈常襲故之媿而顧今台矣之
端實由於輔相不識 至尊獨勞則其敢諉之以
應文當退不退一味晏如徒以煩瀆之友離不思
所以自處乎茲敢聯陳短劄冒死申願倘蒙斥退
臣等亟即改卜則此實應天以實之道臣等無任
屏營祈叩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愚才下
求言之教續見卿等之劄天怒天休憂喜難易之
說在予可作頂門上針也實生菴子積薪深淵之
喻在予可作他山之石也一則格言一則至論擬
之座右之銘用習丹宸之箴紙尾控讓不能無介

介於卿等者奈之何不念協理之義有此蹈循之
語耶卿等即起視事以盡財成輔相之責也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注書任
長源來宣 是日 傳曰明日朝講大臣入侍事遣
史官傳諭假注書任長源來宣

十七日朝講八侍

朝講八侍領事徐命善知事李衍祥特進官黃景
源鄭民始大司諫洪檢承旨吳大益玉堂朴天行
洪文泳假注書曹亨壽史官徐龍輔李集斗以次
進伏講孟子梁惠王自今也不然止畜君者好君

朝講

雷異後仰勉

也儒臣陳文義訖徐命善曰此章文義儒臣略已
敷陳臣則以悅豫天心之道仰勉於修省之日可
乎夫景公之為賢君以其能悅晏子之言而又能
措諸事為也晏子之為賢臣以其能悅景公之心
而又能引之當道也故君臣相悅而齊國晉悅齊
國晉悅而天心亦悅遂致富強之功卒成伯業之
隆此則悅豫天心之本願不在於君臣相悅乎不
特齊國為然雖如宋景凡常之主一言合天熒惑
退舍則天人相與之祿有如此矣方今雷異荐作
聖心警惕而臣伏讀日昨所下綸音十條責躬懇

到誠切時弊民瘼曲盡矯揉之方宏猷遠謨備盡
修舉之策雖使臣殫心竭慮用副我 聖上求助
之誠夫豈有出於此者哉第念言之非難行之惟
艱此古人勉以實之語藉令景公知悅晏子之言
而無大戒興敬之政則終亦歸於悅而不釋之科
矣故臣則以為目下消災之政不必他求只以日
昨綸音逐條講明 殿下之敬恭施令有未合於
此者則益懋反省臣等之對揚協贊有未合於此
者則亦賜譴責上下期勉惟以力行實踐為務則
不但天怒可弭天心可悅而已將見天休滋至諸

福畢臻億万年無疆之基自今日始伏願 深留
聖意焉 上曰所陳好矣

十八日次對八侍

是日雷異進行次對諸大臣畧陳勉戒繼請策
免後仍行廟謨判尹洪樂性曰當此擾民之政禁
飭之時京外不可異同都下推奴懲債亦依外方
例限明秋防塞何如 上曰依為之左議政徐命
善曰他則秋曹亦宜一體防塞矣 上曰依為之

十九日承 命獻議

康陵對菜墳塚平土與否遣禮郎問議于時原任

康陵對菜墳塚
平土與否議

大臣臣獻議曰各陵封標之外則雖坐立相見處
曾無舉論者乃是封陵前古塚之謂也今此 康
陵菜山雖曰封標之外纍纍眾塚既在相望之地
則莫重對菜民葬之不為禁斷誠極寒心而既已
年久之後到今一時眾塚平土掘移果涉重難誠
如 聖教只於相望處撤去石物此後如有新葬
者陵官摘奸報禮曹葬處登時掘移犯者照律科
罪又或未即發覺當該陵官隨視重繩事申明定
式恐不可已也 傳曰依領左相議施行如此則
只於 陵上坐立俱見處撤去石物若其掘移平

雷異劄

土等事無可論依此卽為舉行此後嚴立科条定以令前之限視嚴者隨視重絕斷不可已並以此意申明嚴飭諸陵官處大抵衆塚之冒禁葬用固是不畏法之致而予則以為或多不知法而無也到今陵屬輩藉此句端操縱於已葬人塚或有入聞之事並與陵官而勘斷既於用時用情不禁又於禁時用情作奸則尤豈非無狀之甚也一體嚴飭

二十一日日雷異上劄陳戒

劄曰伏以今年荐雷之異何天之丁寧謹告若是

諄履也始自收藏之節接乎純陰之月以至於昨夜而殆無異式日斯生矣以為人事之所召則聖人在上治化維新庶幾天心之克享矣以為修省之未盡則責躬求助綸綍相續庶幾天怒之可弭矣如此而猶未能孚格上下轉灾為祥者誠求其說而不可得也嗚呼天人感通妙合無間而人又天地之心則其惠迪而休懲應者猶心安而體舒也其從逆而咎徵應者猶心憤而體瘡也豈則一風一雨何莫非人君之所可監戒而矧當陽伏之辰有此墨見之灾者豈無所由而然哉夫雷之

為氣一主於奮發振勵故曰鼓万物者莫疾乎雷
而其見於易也在益為遷改之象在屯為經綸之
象在无妄為對時育物之象在噬嗑為明罰敕法
之象意者上天仁愛示之以奮發振勵之機而用
副我 聖上宵旰憂勤之誠歟審如是則此機不
可失而凡所以立經陳紀明體達用莫曰 聖躬
之無關而益勉遷改之宗莫曰時象之苟安而益
懋彌綸之責民生何以困瘁博訪對育之謨制度
何以墮壞備畫明敕之方者有不容少緩矣今天
命哲今天命吉凶而不有以一心對越式克欽承

則臣竊恐時不易得而 殺下之國事將日非矣
可不惧哉惟 殿下念之臣之每請策免言亦可
愧無灾則雍容自暇一味貪戀有灾則應文塞責
依舊蹲據欲以敷衍例讓之劄作為目前彌縫之
資即此不誠固足以上下天威惟有早蒙斥退以
暴寅畏之跡然後方有補於 聖朝應天之宗而
若臣前後戲豫之罪始可以少續言出肝膈毫無
假飾亦願 聖明之亟賜處分焉 荅曰省劄具
悉卿息奈之何匝月之頃雷電示警若是其頻複
也未敢知天意不遺予寡人欲以灾而增益予所

未能歎蓋人情好祥而惡災竝若其傲畏之心無
災時終不如過災時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
至麓也玉至美也非麓無以攻其美也曰災而知
畏曰畏而致祥則今日之災在予安知不為玉成
之資乎予於悚惕之極以是自寬非敢有慢忽也
誠以罪己責躬雖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膏中以
妨其無適之工也此際又觀卿言可謂頂門之針
思欲勉其所不勉者又若劄示引讓首揆之批及
之卿等之去就世道國事所係甚大非卿等協輔
予將誰與共理卿其念予之至意即起視事康濟

次對

時艱仍傳曰此批卷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魚
春秋洪光一來宣

二十二日行備局坐起 二十五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金尚喆曰儒臣劄中各道量田
之請有令廟堂稟處之 命矣經界之正王政之
所重前後朝令非不累下而諸道尚不舉行一依
列朝故事固當分送均田使而諸道中不可不改
量之邑分付道臣使之論理狀聞後更為稟處何
如 上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徐命善曰先問
量案之最久田制之最紊處且令道臣商度舉行

量田稟處

因李益運疏
上劄引咎

便宜出意見論啓後更加消詳稟定似好矣
上曰依為之

目正言李益運疏斥上劄引咎
領議政金尚結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
名劄曰伏以臣等俄於選退之後始伏見前正言
李益運疏本則縷縷規勉之中其論廟堂一段最
甚劄着臣等相顧反省誠不勝瞿然慚悚之至方
當過灾求助之日有此臺閣勤政之言臣等固當
聞而為喜受而為過而第臣等所忝者即輔相之
職也既不能上弼君違又未常下察民隱只以簿

書先務 至尊獨勞則願其罪矣但止於不誠而
已哉人言之來矇未覺知輒不免冒昧登進沒廉
甚矣無彈極矣聯控短劄略暴自訟之義伏乞聖
賜斥退仍降威罰以重臺議以警具僚焉 答曰
省劄具悉卿等之愚言出相規付之勤政可也卿
等安心勿辭焉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
三大臣兼春秋洪光一來宣

二十七日承 命八侍

傳曰大臣八侍事遣史官傳諭假注書任長源來
宣承 命八侍 上曰俄聞使臣之言今番謝恩

雖順付於冬至使似無生頃之慮云然則別使差
遣似不緊矣臣對曰謝恩使拜表期在明日臨時
變更不但舉措之顛倒我國凡事自多流入於彼
中者况使行消息尤必先聞彼或知之以別使之
來而我乃順付於節使之行則又不知彼人之以
為如何到今恐不可還寢也 上曰卿言亦有理
矣仍 命取來三度公事俾臣等輪見其一海西
查格谷山前府使李奎煒贓汚事也其一秋曹草
記偽造耆老所公文劫奪順天結錢事也其一殺
獄文案也臣於略倬者過之際 上曰卒乍間似

次對

李奎煒贓汚事

難領會從容詳覽後日次對稟處可也
二十九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金尚喆曰海西查格日昨入侍
有詳覽後稟處之 命矣臣等緣已輪見而臣則
與李奎煒本有私嫌雖不敢參涉於覆奏之際且
以因體言之奎煒之贓汚不法既若是狼藉則毋
論本律輕重似當一問於渠而後勘斷矣左議政
徐命善曰臣於贓吏擬律竊有區區愚見每欲一
陳而未得其便今日言端敢此仰達矣夫大明律
所謂典守自盜四十貫以上斬云者蓋指其恣取

官庫直歸私橐之類也如加分息利賣鄉橫歛許多贓污之事律之以寧有盜臣之義其情節之痛駭固有甚於典守自盜者且擬之以自盜之律則恐典立法之本意有所廷庭况斷人死生不可不審慎故近日以來亦有一二贓吏之犯於此而或傳之令前或傳之公用甚或至在究問情案之際指示自白之路惟恐其輕抵此律朝廷舉措亦豈不万万苟且乎臣意則自今以後申明律文無相混淆罪犯自盜者律之以自盜罪犯贓污者律之以贓污犯必抵法法各有施並後欽恤典刑修明

闕和席可以兩得其宜矣 上曰予亦以前後贓吏之每傳令前不能無歎於朝廷舉措矣今聞卿奏立法之意各有條貫此不可無一番修明之舉也徐命善曰內寺番次每患苟艱出墮司僕正改差令該曹口傳差出以為推移入直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 上曰向來文臣講製事既散其端而未及究竟故昨以此意命題使承史儒臣製進矣提學今皆有故科次無人留待今日所以待卿等也領相則金宇鎮之作亦在此中嫌不可當左右相與直提學進前考券可也 臣等進前 臣奏曰

右相曾經文衡似當執筆矣 上笑曰似此考官何必推讓乎卿須執筆也遂執筆考卷取三人同副承旨金宇鎮左承旨徐有防檢閱李集斗也圻名 上曰善出榜矣

十一月初四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左議政徐命善曰臣俄見禁府照目李奎緯口招多有問目外友蔓之辭該府捧入終涉不察且闕後獎當該金吾堂上從重推考何如上曰依為之

初五日承 命入侍

傳曰大臣八侍假注書任長源來宣承 命入侍洪忠監司密啓事也

初六日隨 駕詣甄祥宮○初七日差 景慕宮

親祭終獻官○初八日隨 駕詣 景慕宮○初十

王大妃殿誕日問安○十二日回查對不審上

劄引卷

左議政徐命善右議政李徽之聯名劄曰伏以臣等即伏見 傳教下者以節使文書之誤書有郊館查對時進參諸堂重推之 命莫重文書不能詳審致有此錯誤之舉宗不勝驚悚之至臣等既

因查對不審
上劄引卷

叅查對則論其辜犯較重於諸堂而特以職忝大
官威罰不加私心惶愧尤當如何茲敢聯陳短劄
略暴自訟之義伏乞亟令重勅俾遂同罰之願幸
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息未盡飭察不無為
慨於卿等而遂事何言卿等安心勿辭為仍 傳
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左右相假注書任長源
來宣

十七日次對八侍○二十日次對八侍○承 命入
侍

傳曰藥房八診大臣同為入侍假注書任長源來

次對

蔡濟恭與翰
林相開事叅
問安尚職

宣

二十六日冬至問安○三十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左議政徐命善曰臣得見翰林疏本蔡
濟恭事誠是駭舉而此不過細節臣於此重臣有
所慨然而深非者向來臺疏雖或有過中之言在
重臣自處之義惟當受以為過以為有改無勉之
道况前後恩諭極其鄭重則尤何敢一向引八有
若悻悻務勝者然乎且 誕辰長至之問安雖休
退之人亦皆遣叅以伸起居之誠此重臣雖曰不
欲束帶赴公而亦既仕進於史局則獨不入叅於

候班者抑何意也有傷分義亦涉慢褻揆以事體已極寒心而一遭彈章輒懷不平決退之意同是公役乃有彼進此否之習若此不已官師相規之義其將廢却且無以立紀綱而尊朝廷不可無警飭之舉臣謂判中樞府事蔡濟恭削職宜矣上曰依為之

十二月初三日承 命八侍

是日以司謁口傳 下教于都承旨徐浩修曰左相病患何如如可起動則今日必為入來之意以私書相報可也遂即承 命八侍臣進前問候

上曰自數日以來偶得毒感頗苦極矣臣對曰玉音似失和下情不勝悶慮矣 上曰卿之神色似不如前矣臣對曰臣亦有賤疾而不至難強故特言之下扶病登筵而昵侍文陛仰瞻 天顏恍然若沉疴之去體矣仍即宣饌侵夕而退

初六日上劄請罪宗簿堂郎

是日諸大臣以濬譜中 當于誕辰干支謬錄事請對時余病未同忝上劄陳見曰伏以今日諸大臣以濬譜莫重處謬錄事將欲相率求對云臣病稟聞此蹶然驚起取考曆本反復忝證則其為差

請罪宗簿堂郎劄

錯也審矣夫以全匱之寶牒謹載虹流之聖節以
之昭景錄而責天休者其事至敬其義至嚴一或
於此不盡其嚴敬之實則如國體何如臣分何今
於既覺之後決不容一刻遲留伏乞亟命有司劃
卽設廳修正前後堂上不謹之罪一併重勘斷不
可已也臣偶此一疾轉輾沉重數日之間不啻落
下幾層渾身浮黃四肢無力雖於房闥之內亦不
能坐卧自謀束帶趨朝非所可論適以此時違此危
疾不能隨後僚相以自效其奔走之誠瞻望雲天
此何人哉惟願遙被謹何以安私心焉 答曰省

劄具悉卿息向於造席見卿神觀消瘦竊為卿悶
慮日間慎節又復添劇云固知卿无妄之造獲勿
藥而天氣歲寒此時調將恐不適宜惟冀卿之安
心勿辭加意慎攝也監譜堂卽事已從首揆之請
矣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仍令御醫持藥
物者病兼春秋洪光一來宣御醫崔重珽持藥物
者病後書啓左議政徐命善病症者審則失血過
多面部與四肢浮黃頭疼惡寒之症時時往來脉
度又甚微疑此是胃氣不能斡旋之致主家連用
益胃升陽湯此藥極為穩當故令方製用之意詮

次啓達○是日大臣八侍 上問都承旨徐浩修
曰左相之病何如浩修對曰凡節漸不如前私情
案為悶迫矣 上曰比之日前入侍時何如而亦
不能梳洗乎浩修對曰非但不能梳洗四肢浮黃
渾身無力轉側須人矣○初七日御醫崔重璉書
啓左議政徐命善病症大緊面部四末浮氣比昨
乍有減勢而脉度與頭疼項強等症一向無減故
蓋胃升陽湯連為製用之意詮次啓達○是日都
承旨八侍 上曰左相之病今日則何如都承旨
徐浩修曰手足浮氣稍勝於日前而諸症一樣無

減遣醫 命下之後尤切惶感必欲速差登造而
如是猶留故病中不勝悶鬱如添一病矣 上曰
服參乎對曰然矣 上曰服幾矣對曰益胃升陽
湯入參二錢粟米飲八三錢日再服之矣 上曰然
則日服五錢矣對曰然矣○初八日御醫崔重璉
書啓左議政徐命善病症大緊失血之症加減無
常頭眩之氣與昨一樣故益胃升陽湯兼服厚朴
煎之意詮次啓達○是日都承旨八侍 下詢病
勢加減○初九日御醫崔重璉書啓左議政徐命
善病症大緊諸症與昨一樣而昏沉之氣有時發作

乞解兼帶劄

此是胃弱氣滯之致故更以交感歸葺湯製用之意詮次啓達○初十日御醫崔重誼書啓左議政徐命善病症大緊失血之症昏沉之氣比前少減脉度亦不無斡旋之望交感湯只以日服一貼為定而主家以為 王人之久留私次極涉惶悚病中不安如漆一症今既病勢回頭之後不冝一向來守即日罷歸之意縷縷言及故臣不得已罷歸之意並以詮次啓達

十一日上劄乞解兼帶

劄曰伏以臣狗馬賤疾洩旬彌篤自量氣力無望

生全幸蒙 聖慈曲加矜憐特遣御醫賚領珍劑歷試對症之良方獲延炎克之殘喘臣之厚受主恩前後何限而又此生成之澤偏霑一身伏枕感泣何以為報第臣所患積有源委危屯雖似少歇真元漸覺落下倘非許久調治無以束帶赴公方當考蹟之月况有申飭之 命而臣之兼縮諸司緣臣病勢不免曠廢則臣心惶慮姑捨勿論揆以國體宜不万万苟簡乎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將臣所帶太廟厨院太僕訓局都提舉之任並即廢通以為及時奉行之地千万幸甚 答曰省劄

其悉卿愚所慎之尚此彌留曷勝悶念惟冀加意
善撰兼管諸司提舉事俱非劇任又若訓局自在
應頌之中亦非卿之故所辭並不允卿其安心勿
辭焉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兼
春秋洪光一來宣

二十一日有大臣八侍之 命病未登對

是日嶺南御史李時秀八來 傳曰大臣入侍事
遣史官傳諭兼春秋金廷龍來宣兼春秋金廷龍
書啓臣敬奉 聖教傳諭于左議政徐命善處則
以為即伏承八侍之 命而賤疾一向危篤房闈

之間亦不能起動至於束帶登進万無自力之望
宣旨之下未克趨承病裏惶隕不知所達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

二十五日上劄請罪大司諫李得臣

劄曰伏以臣穀旬床第一疾沉淹不能獲隨諸臣
之後自仲覲光之誠有臣如此生不如死卽伏聞
大司諫李得臣忽以重臣李福源䟽事有所附陳
於䟽末云噫嘻此何舉也臣病昏涔涔之中不覺
蹶然而起不料人之無狀無巖至於此極也嗚呼
重臣之䟽豈得已哉此是諸臣所不敢言 聖上

上劄請罪李
得臣

所不忍聞苟非大關係處則為今日臣子者何可
容易仰陳於 殿下之前哉嗚呼蓬萊寢遠隄防
日弛義理有漸晦之慮彞倫有漸壞之憂舉一世
駸駸然將不知君君臣臣之義重臣之疏非不知
憾我 聖心而苟不顯言明辨扶植此大義理無
以闡揚我 聖上至孝盛德也是以重臣流涕而
言之 殿下流涕而答之此正君臣上下哀痛迫
不得已處而得臣則全無至誠惻怛之意敢為等
閒塞責之計略略數語提及於條陳之下有若可
以尋常說道者然不顧貽憾於 聖明同念反傷

於義理究其心跡万万駭憤此等之類若不嚴加
處分將何以靖人心而鎮世道乎臣謂李得臣設
鞫嚴問斷不可已也臣憂憤所激略貢微忱而力
疾搆劄神思淺短語欠別白意未條暢不勝惶悚
之至 荅曰省劄具悉卿息午遣有言卿想聞悉
茲從敬禮之義強宣數行之批卿其諒之卿其諒
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假注
書徐羨修來宣○是日劄子入啓後以司謁口傳
下教于政院曰朝造已有下教而此大臣則不得
叅故劄子雖不還給此後或以此事復聞於予是

豈臣分乎政院知悉蓋以 聖意不忍提起故也
於是玉堂兩司治劄到院而還為持去政院亦欲
陳啓竟不免旋止

二十九日遣史官別諭問疾

傳曰意謂卿來叅候班要與之見聞卿慎節一向
彌留除夕元朝皆未克造候云悵歎之餘繼又問
慮万万卿其益加善攝毋以少愈為忽待快痊造朝
事遣八侍史官傳諭于左議政問病以來仍令藥
院費傳募料奉教徐龍輔來宣奉教徐龍輔書啓
臣敬奉 聖教馳往傳諭于左議政徐命善處則

問疾別諭後
附奏

以為臣疾病沈頓神識昏瞶而猶記此歲之只有
此日方以未登文陛一瞻 耿光懇結下情尤添
一症千万意外八侍史官備坐辱臨宣布 聖旨
鄭重恩言迥出尋常論之以悵坐之意申之以少
愈之戒人臣之得此於 聖主從古幾人獲擊九
頓感淚隨下至於祢劄之 特頒尤出愛欲生之德意
臣之尚此全活莫非吾 君之賜今又獲沾 聖
澤更延餘生則一身再造亦是歇後之例語也臣
雖糜粉赴蹈將何以報答其万一乎病思甚短無
以盡達銘鏤之忱伏枕掩抑不知所云云矣敢啓

復拜領相

傳曰知道

辛丑七十五歲十一月初六日 特旨陞拜領議政

傳曰左議政徐命善拜領議政

遣承旨敦諭

傳曰昨春解卿元輔之職豈獨使卿姑避鋒鏑抑亦為卿暫卸擔負此蓋惓惓於卿必欲扶顛而持危惟予此意卿庶幾諒悉今也復授卿以首揆惟茲所叨之職即是宿跡之地卿安用辭巽予何必敦勉而顧今世道無一可恃朝象有百可憂風濤之楫冥適之燭前領相去後專賴卿一人疇昔造

席屢有云坐輔翼承弼之責非卿伊誰嗚呼卿之出處去就宗有關於治道污隆况又一部明義扶綱常於既墜闡義理於將晦國家之至有今日莫非卿拚死生棄禍福之至誠血忱五載中書又積勤勞未老髮白亦出於憂愛推此心以往何憂乎今日之世道朝象乎卿之有恙病予之為卿悶慮曷有其已比聞大體已臻蘊域云矧今春氣向暖天和可復卿須臾予顯企之至意益宜善攝不日造朝輔我不穀濟此時艱事遣八侍承旨傳諭于領議政左副承旨朴祐源來宣左副承旨朴祐源

附奏

書啓臣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部董陶坊等
屢洞契議政府領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於病
席昏滯之中忽伏承特拜首相之 命繼而入侍
承宣來布 恩諭首尾屢千百言字字鄭重臣奉
讀未半涕淚交頤臣於此任決知其不堪承當而
年前暫叨旋取無限狼狽倘非 聖明曲加全保
臣豈能得有今日乎自他人視之循次序陞似無
必辭之義臣則殆同傷席之情竊有曲木之驚抑
將何心復八僨敗之地以之靖世道而鎮朝象乎
况今元老一朝去位如臣魯莽居然代斷則治道

汚隆之責不惟補塞之無望抑恐孤負 聖簡徒
貽宸憂而已此又臣之聞 命怵惕不知所以為計
也至於狗馬賤疾伏蒙頒劑之 聖恩獲延臨筭
之危喘種種症形雖有差減之勢奄奄精力姑無
蘊完之期束帶趨朝非所可論 勅駕隔日亦闕
駿奔之禮伏枕耿耿結衷情倍激而倉卒書進辭不
達意從當以一劄更申乞免之懇云矣敢啓 傳
曰知道

初十日上劄辭職

劄曰伏以川至之慶與歲俱新則百之慶既潛周

辭劄

於千之寶錄補長臣以此時跡阻班聯祇將祈祝
之辭遙伸懇結之忱而已仍念臣於日昨伏奉
特旨以臣為領議政既又近侍臨辱絲綸誕宣申
前日保惜之意而勉其毋辭畀治道污隆之責而
欲其盡心至於獎借之踰分軫念之出常尤非人
臣之所輒得於君父者臣起自病枕感涕盈襟
况並若昵近文陛親聆玉音也嗚呼臣之猥廁中
書五年于茲前後僨誤何往非罪而旁伺之彈必
發於四朝首相之餘何哉為其專決庶務自異於
夾輔進秉國成不同於參聞百責所萃辱憾交

交也是以臣之去夏重拜也 聖教以承佐接贊
明詔其職分之甚易而俾勿逡巡臣亦仰體指導
之訓不恤經歷之艱黽勉周行又過半載今忽諉
之以宿跡之任晏然於昨昨之場忍忘曲保之隆
眷竟致履轍之復蹈則不惟臣貪戀之罪万殞難
贖抑恐有傷於 聖朝終始之澤臣豈敢為之哉
雖然此猶臣私義之難進也方今 聖明獨勞功
化未徯 中朝敬歎屢軫規模之不立 厦廼憂
治尚患振刷之無期政宜慎簡賢德端委廟廟辛
苦醜酸有以調劑槃錯琴瑟有以解紓也後世道

為之底定朝象為之丕變而我 聖上風楫冥燭
之喻庶可以對揚万一矣如臣庸陋其才猷威望
本不足備穀於陶匄之列而矧以衰朽之姿重經
危篤之疾首尾五旬作一遽篠假使賴天之靈復
起為人精神筋力較諸得病之前不啻落下幾層
又安能強自策勵少效其奔走彌綸之責乎左右
揣量堪承無路寧被通慢之誅不敢為毀劃之計
茲敢收拾病思冒昧控籲於 閔覆之下伏乞
聖慈察臣言之非出例讓念重務之不容暫曠特
寢臣新除職名俾得以兩幸公私不勝大願抑臣

之從前闕禮罪固難逭而明日 太廟展謁本署
提調緣臣虛糜將不得備負入侍揆以國體豈不
万万苟艱乎亦乞亟賜變通以為一齊進參之地
為 荅曰省劄具悉卿息今日國事可謂涇揆
地只有端揆一人不特苟簡而已自朝罷對終夕
不樂雖使卿等備位左右承弼朝夕納誨似此交
象似此模樣以予否德尚難望矯革變易况今前
領相既去卿又病矣惟予獨自勞疲如是而庶事
安得不叢脞百工安得不懶惰卿之差復予日望
之卿須臾予至意俟少間造朝又若劄末提舉事

所辭過矣不允卿其安心為仍 傳曰此批答遣
史官傳諭于領議政假注書李祖承來宣

十八日遣史官別諭

傳曰所慎幾至勿藥否目今陵謁在通卿兼管太
僕矣聞旗軍洗馬又在一兩日內卿欲強力赴公
耶小愈之戒尤在慎攝本寺自有二提舉自可看
行卿其安心勿辭益加善攝事遣史官傳諭于領
議政假注書李祖承來宣假注書李祖承書啓臣
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南宮薰陶坊芋厘洞契
領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於日昨伏聞 園陵

附奏

幸行吉日已卜臣誠切倍扈義難偃便必欲另加
調治趨期趨參不自量力先試動作於房闈戶庭
之間則肌膚先掉眩暈繼發東倒西歎無以自達
於跬步疾病所使臣亦末如之何矣方欲以短劄
仰請闕禮之罪此際史官臨宣別諭藹生 聖念
至煩少愈之戒兼管太僕勉以勿辭旗軍洗馬許
其啓行臣是何人叨此殊渥獲擊九頓不禁清淚
之被面臣伏蒙 體察承此 恩教復事煩瀆亦
涉悚恐雖不敢更為劄引之計第伏念 幸行時
凡于舉行專在太僕而臣則病卧床褥頑且無動

請退幸行

以致莫重 動駕提調將不得備負進叅撥以國
體豈不万万苟簡乎伏地俟譴不知所達云矣敢
啓 傳曰知道

二十五日上劄請退 元陵幸行之期

劄曰伏以 園陵幸行只隔一宵而春雨連注尚
無霽色大霧沉濛難辨咫尺雖使快收於今日之
內觸冒寒濕勞動 玉體豈不有乖於 大聖人
節宣之方乎再明亦是吉日差退且有近例不必以
儀衛之已成有所靳持也審矣伏乞亟命退定以
副憂慮之屏情焉臣病未求對短劄瘖陳不勝惶

悚竦勅之至 卷曰省劄具悉卿息所請若此動
駕終令退定矣何 傳曰此批卷遣史官傳諭于領
議政假注書李祖承來宣



